

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西柏坡

新中国前夜的小山村

梁小明 闫志萍 张磊 / 著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西柏坡

新中国前夜的小山村

梁小明 闫志萍 张 磊 / 著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柏坡：新中国前夜的小山村 / 梁小明，闫志萍，张磊著. —成都：天地出版社，2020.9
ISBN 978-7-5455-5455-7

I. ①西… II. ①梁… ②闫… ③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0) 第027979号

XIBAIPO: XINZHONGGUO QIANYE DE XIAO SHANCUN

西柏坡：新中国前夜的小山村

出品人 杨政
作者 梁小明 闫志萍 张磊
责任编辑 杨永龙 李建波
封面设计 思想工社
内文排版 尚上文化
责任印制 葛红梅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610014)
(北京市方庄芳群园3区3号 邮政编码：100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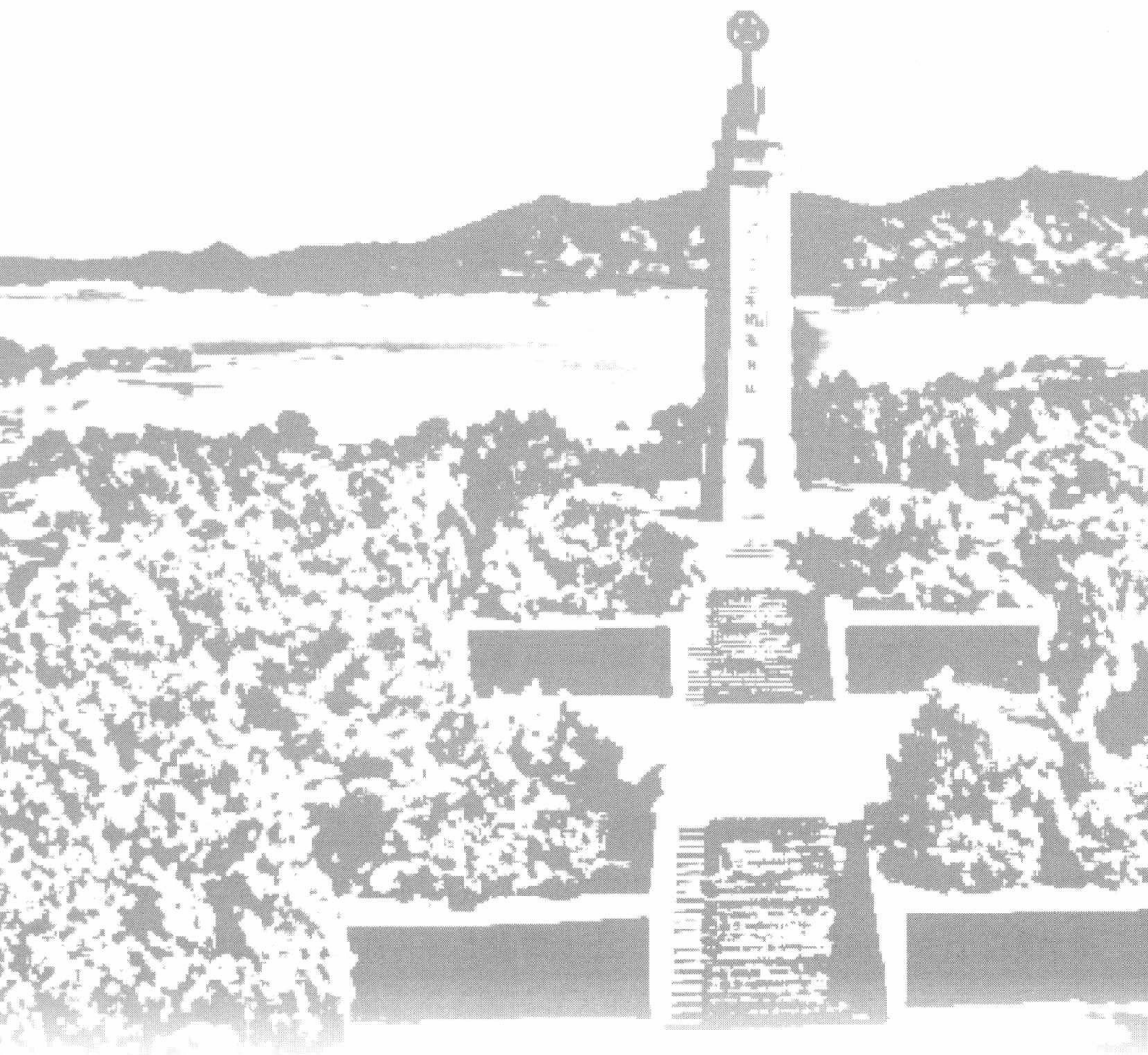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电子邮箱 tianditg@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20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7.75
字 数 384千字
定 价 68.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5455-7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010) 67693207 (营销中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营销中心调换



► 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漫长岁月里，有很多充满戏剧性的片断，让人津津乐道，可如果不是到了二十世纪，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人，恐怕没有多少人敢想象，这样一个拥有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四万万人口的泱泱大国，有一天，它的命运会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决定……

历史总是爱开玩笑的，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漫长岁月里，有很多充满戏剧性的片断，让人津津乐道，可如果不是到了二十世纪，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人，恐怕没有多少人敢想象，这样一个拥有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四万万人口的泱泱大国，有一天，它的命运会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决定。

这个伟大而浪漫的故事要从一九四七年说起，要从距离这个小山村八百多公里外的革命圣地延安说起。自从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不顾社会各界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一意孤行地开始为彻底消灭共产党、实现独裁统治积极准备，并终于在一九四六年六月调动三十万大军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就此爆发。为了结束内战，争取民主，中国共产党人与各民主党派人士一起努力，与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但这一切都已阻止不了国民党人的独裁野心。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举行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蒋介石公开宣称，政治解决已经“绝望”，决心内战到底。由此，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和平建国的大门已经被蒋介石彻底关闭了。

就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同时，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在经过了一连多日的飞机轰炸之后，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率十数万大军对延安发起了疯狂的地面进攻。只是这位“志大才疏”的“西北王”肯定想不到，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吹响的其实是一场更大规模战争

的号角。

这天，从一早起，延安城外的三十里铺就遭到了国军飞机的反复轰炸，到了午后，敌人的进攻更加猛烈了。据守的西北野战军战士进行着沉稳顽强的反击，战斗渐渐进入白热化，黄土高原的大地上到处是炮火摧残的疮痍。敌人的轰炸机顺着三十里铺通往延安城的官道一直向西北方向飞掠而去，那里有他们最重要的轰炸目标——王家坪，中共中央所在地。几乎同时，一匹快马从延安城里飞驰而出，穿过滚滚硝烟，同样向西北方向奔去。

马上的战士看上去二十多岁，一脸的灰尘都遮不住他焦急的神情。他叫陈开尧，是延安警备第三旅某连连长。陈开尧本是河北平山县岗南村人，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他能参加革命来到延安，还得从他十六岁那年说起。

那年，有一回陈开尧上山砍柴，无意中捡到一只铜香炉，便拿到县城去换了钱。这事被当地的大地主吴有贵知道了，硬说那只香炉是陈开尧从他家宗祠里偷的，要他赔一百块大洋。其实这些都是幌子，吴有贵真正的目的在后面，如果陈家赔不出，便要他家在滹沱河边的两块稻田作抵。陈家求告无门，陈开尧的父亲陈大宽只好含冤将两块稻田抵给了吴有贵。陈开尧气不过，当晚闯进吴有贵家，砍伤了吴有贵后逃进了山里。

本来这一年父亲已经给陈开尧说下了亲事，可结果他媳妇没娶下，父亲却因此被拖累入狱。母亲激愤焦虑，一病不起，不久后就告别了人世，好好的一家人，就此家破人亡。也就是在这一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华。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的副旅长王震，派出刘道生等人来到平山洪子店村开展扩军工作，在“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粮出粮”的号召下，平山地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参军热潮，短短一个月零三天的时间里，就有一千五百名优秀的平山子弟报名参加八路军。逃进山里的陈开尧得知了消息，重新看到了人生的希望，从此投身到了革命的队伍。

陈开尧在中央军委所在的大院前翻身下马，也顾不上和院外执勤的警卫连战士叙旧，径直便向院内快步走去。到了会议室的窑洞门口，正犹豫着要不要敲门，警卫员金路恰好推门出来，看到他十分惊讶：“陈连长，你不是在三十里铺吗，这咋回来了？”

“主席他们咋还没走呀？”

“这不是正开会嘛，都是团以上的干部，主席正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呢。”

陈开尧掏出怀表看看，三十里铺前线的炮声又隐隐传来，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伸手就去推门。金路赶忙阻拦：“陈连长，你不能进去！”

“我是在执行彭老总的命令！”陈开尧一把推开金路，闯进了窑洞。

窑洞里济济一堂，坐满了穿着灰色军装的西北野战军指挥员，毛泽东站在众人之间，气定神闲地正在给众指挥员讲着：“……吃了十年的小米饭，一下子要离开了，我这心里也舍不得啊！”

“主席，咱们不离开，跟胡宗南干！哪怕拼到最后一个人，也要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

“对，跟胡宗南拼了！”

“胡宗南算个啥东西，又不是没打过交道，我们还怕他？延安是我们的，我们决不会放弃！”

一众指挥员斗志高昂，纷纷请缨出战。陈开尧看着这场面，就觉得自己的胸膛里也鼓鼓涨涨的，忍不住大声喊出来：“主席，不能丢下延安，我们能守住，一定守得住！”

大家都奇怪地看过来，毛泽东也转过身来，见是陈开尧，这个曾经跟自己五六年的警卫连连长，不由笑了：“哦，是小陈啊，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陈开尧立正敬礼，大声回答：“报告主席，我从三十里铺前线赶来，奉彭老总之命，特来通知主席赶快撤离！”

毛泽东不紧不慢地擦着火柴点燃一根烟：“那你告诉大家，三十里铺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不太好，敌人太多了，扛不了多久了，彭老总命令我赶回来，就是请主席快点撤离。”

毛泽东抽了一口烟，转身对众指挥员说：“你们看，敌人兵力相当集中，十四万人哪，来势很凶啊，连小陈同志都说吃不下这一坨，怎么办呢？”

“主席，赶快走吧，三十里铺的战事非常吃紧，恐怕……我回来的时候发现十里铺也有敌人的便衣了，再不走怕就……”陈开尧焦急地说着。

毛泽东微笑地看着他：“小陈啊，你刚才不是还说要守延安吗？怎么又说让我走呢？”

“主席，延安我们能守住，只要再有两个旅过来支援就一定能守住，不过您需要暂时撤离。”

“小陈，看来你也是保守派喽！”毛泽东笑着又说，“同志们哪，我军打仗，向来不看重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呀。”

一位身材瘦高的干部站起来，满脸悲郁地说：“可是，主席，延安是我们的根呀，这要是根都……”

毛泽东扔掉烟头，伸出右手比画着说：“你们看，敌人现在是握着拳头的，占领延安之后他就要把指头伸开了，那时候我们就可以一个一个地切掉它。以后大家会看到，蒋介石占领延安绝不是胜利，反而是背上了包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就要倒霉喽。”说着，他又重新点上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然后意味深长地看着大家，“你们回去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换取一个崭新的全中国！”

陈开尧心里犯急，又不敢出声催促，见旁边有机要人员在往外运着东西，就过去帮着抱起个书籍也往外运，一直抱到院子外的吉普车上放下。远处传来清晰的枪炮声，陈开尧一愣，转过身，一脸愁容地望着自己刚走出的窑洞。

金路从不远处走过来：“主席还不肯走吧？”

陈开尧点了点头。金路露出一副苦脸：“你还不知道主席啊，工作没安排好，他是不会先走的。陈连长，你不回前线了？”

“彭老总说了，让我看着主席走了再回去。对了，金路，周副主席他们走了吗？”

“都还没走，可能一会儿就过来了。”

两人正说着话，毛泽东从窑洞里走出来，身后陆续走出众位指挥员，一个个神情坚定，看上去应该是都想通了毛泽东的话。陈开尧快步走到毛泽东跟前，说：“主席，快上车吧。”

“小陈，你吃了午饭没有？”毛泽东问。

“还没有。”

“好，那今天我就请你吃个饭，吃了饭我们再走。”

“啥？还……还要吃饭？主席……”陈开尧急得直想跺脚。

毛泽东笑着说：“我把延安留给胡宗南，他总不能把我吃饭的权利也一起夺走啊？”一边说一边往窑洞里走。

陈开尧只好跟着走进窑洞，毛泽东让他在书桌旁的长凳上坐下来，自己也在旁边挨着坐下，摸出一支烟。陈开尧赶紧摸出火柴给他点燃，说：“主席，彭老总让我……主席，我还要赶回前线向彭老总报告，您要是不走，我……我的任务就没有完成啊！”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岔转了话题，他问陈开尧：“小陈同志，上回在中央礼堂看歌剧《白毛女》，我还记得你说过，你和白毛女是老乡，是不是呀？”

陈开尧不知道毛泽东为何说起这事，回答说：“对，我们老家那边的人都说，白毛仙姑就出在我们平山县。天桂山上还有个白毛仙姑洞呢。主席，天快黑了，您……”

“想不想家乡啊？”毛泽东又问道。

“想。出来快十年了，哪能不想呢。”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又说：“你们平山县可是抗日模范县哪，出了很多战斗英雄，《新华日报》上有很多介绍你们平山县抗日的情况，你看过吗？”

“我看过，七七事变之后没多久，我们平山县就成立了‘平山团’，归三五九旅管，两千多人呢，清一色我们平山人。主席，我就是那时候来到咱队伍的。”

“我知道啊，我还知道你们平山有一个戎冠秀，是晋察冀子弟兵的母亲，是不是？”

“主席，您连这都知道？”陈开尧瞪大了眼睛。

“我怎么能不知道呢，人民群众为革命做出了贡献，不能忘了他们呀！”

陈开尧憨厚地笑着，不自觉地伸手去挠头：“戎冠秀和我们家还沾亲呢，她是后来嫁到下盘松村的，抗战以前她到我们家走过亲戚，我爹让我管她叫姑姥姥。”

“好啊，革命家庭嘛。正是有了千千万万个这样的革命家庭，晋察冀政府在那里才能站稳脚跟哪，你说是不是？”

门帘挑动，金路端着个盆进来。毛泽东笑着问：“这顿告别饭，让我吃什么呀？”

“饺子！冯班长说，出门的饺子进门的面，就要离开延安了，说什么也得让主席吃上一顿。”说着将一盆饺子放到桌上，饺子的香味四散开来。

毛泽东扭头看看陈开尧，笑着说：“小陈，你沾了我的光喽，你看，我们的炊事班就是不一样，比你沉得住气呀。来，小金，拿筷子来，我跟陈连长一起吃。”

陈开尧连忙摆手说：“不不，主席吃。我还是……”

“叫你吃你就吃嘛。”金路将筷子递给毛泽东与陈开尧：“陈连长，你就吃吧，吃饱了好上前线跟胡宗南干仗！”

“这就对喽，吃饱饭才能打仗，我也才能有劲跑路嘛。来，我们一起吃。”毛泽东夹起一个饺子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也谈不上为什么，陈开尧就觉得自己心里好像踏实下来了，不再那么

慌里慌张，肚子里的馋虫好像也活过来了。他夹起一个饺子，同样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准备出发的时候，天色已经彻底黑下来，密集的枪炮声更加近了，延安城上空腾起一片片的火光。陈开尧走到门口掀开门帘，毛泽东缓步走出窑洞，身后的金路赶忙把手里的棉大衣抖开，披在毛泽东身上。

“主席，上车吧。”陈开尧指着候在大院外的吉普车说。

“大娃娃（指李讷）他们撤了吗？”毛泽东问。

金路回答说：“撤了，家属们在中午就全都撤走了，就剩下我们了。周副主席刚才派人来催我们尽快离开。”

“小金哪，咱们再等一会儿，你去把窑洞再打扫一下好不好？”

金路一愣：“打扫……窑洞？”

毛泽东摸出香烟点燃，深情地看着窑洞说：“来的都是客。人家辛辛苦苦打到延安来了，窑洞不干净怎么行啊？”看着一脸茫然的金路，毛泽东继续说，“不光要打扫干净，桌椅还要放端正，茶杯茶壶要摆整齐，我们要让胡宗南知道，这窑洞是我们的，这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的！”

毛泽东语气坚定，话音铿锵。金路打了个立正，大声回答说：“是！”转身又喊上两个警卫员跑去窑洞内。毛泽东望着火光不断的延安城，渐渐流露出依依不舍的神情。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他有责任从大局出发做出决策，他有责任耐心细致地去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但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远比任何人都更加强烈！从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随陕甘支队一纵队到达陕北保安县的吴起镇算起，至今已经整整十一个年头有余，十一年多啊，四千多个日夜，四千多次的日升日落。在这十一年多时间里，从这片土地上燃起的星星之火，已经以无可阻挡之势燃遍了整个中华大地。现在，为了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就要暂时放弃这里了，毛泽东觉得，这好像是用刀子在他心头上剜肉一样呀。

望着毛泽东高大的身影，陈开尧的眼眶里不争气地涌出泪水，他用袖子狠狠抹了两把，走到近前，说：“主席，您快上车吧，我……我的任务完

成了，我要回前线去了，您可千万要保重身体呀！”

毛泽东把心思收回到眼前，看看陈开尧，笑了：“你不用回去了。”

陈开尧一时没明白过来，诧异地说：“啥？主席，我……”

毛泽东说：“我已经让宋连长代替你去向彭老总报到了，你留下来，跟中央一起走。”

陈开尧连忙摆手，焦急地说：“不，主席，我……我得回前线，我的战友们都还在战壕里，我哪能……”

“你这个小同志，我要批评你几句喽，除了上前线，保护党中央就没有意义吗？”

“不不，不是，我……主席，您让我回去吧，我得跟我的战友们在一起，我还得打胡宗南呢！”

“我就不是你的战友吗？再说，胡宗南就你小陈一个人打，我们别的战士就都不打胡宗南了，就任由他胡宗南来去自由了？”陈开尧涨得脸通红，不知怎么解释。毛泽东笑着又说：“我说小陈，你是不是觉得跟我们这些中央的老头子们在一起，不如上前线打仗过瘾啊，对不对？”

“对……哦不，不对，我是说……”

金路和那两个警卫员这时从窑洞里出来了，毛泽东一挥手，说：“好，我们出发！小陈啊，让你跟着中央走这是命令，你不能违抗命令啊，你不也一直催着我快走吗？好，咱们上车！”

毛泽东说完，走过去上车，陈开尧只好快步跟上。吉普车开动，渐渐远离军委大院，远离王家坪。毛泽东忍不住探出头来，再次回望火光闪耀的延安城，宝塔山巍巍耸立，延河曲折蜿蜒。车厢内，几个警卫员忍不住哭出声来。

2

清涧县枣林沟的一个窑洞里，陈开尧正捧着一个萝卜嘿嘿直笑，金路恰好进到窑洞来，看到他的样子好笑又好奇，陈开尧便把手上的萝卜递给他看。金路见萝卜中间被掏空了一块，里面是一汪黄乎乎的麻油，一根粗棉线浸在油中，竟是一盏精致的油灯。金路恍然大悟：“给主席的？”

“当然。”

两人走进主席的窑洞，毛泽东正在吃饭，任弼时拿着一份文件在白麻纸糊的窗口旁看着。这会儿已是黄昏，毛泽东吃的却是早饭。连日来昼夜行军让毛泽东的身体疲惫不堪，今天一躺到土炕上便睡着了，一直到黄昏前才醒。陈开尧把萝卜灯放在炕桌上，金路擦着火柴点燃棉线，棉线哧哧地燃烧着，冒出一股青烟，窑洞里一下子明亮起来。

毛泽东笑着问：“谁做的啊？”

陈开尧自豪地扬着头，金路说：“是陈连长，陈连长的办法特别多。”

陈开尧说：“主席说过的，非常时期，就要想非常办法。”

毛泽东笑着说：“你这个陈开尧就是鬼点子多，萝卜也能让你弄成灯，这倒不浪费，点完灯，我们还可以吃萝卜。弼时，有灯了，你过来坐着看吧。”

任弼时走过来，把文件扔在炕上，一脸愤怒地说：“这阎锡山真下得了手啊！”三个人都看向他，任弼时说：“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的妇救会秘书，叫刘胡兰，就义了，被铡刀……就在村口的麦场上，当着全村乡亲们

的面，还……还不满十五岁……”

啪的一声，毛泽东将筷子拍在了炕桌上，愤怒地说：“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一个连十五岁的小姑娘都不放过的政府，不垮台，天将怒，人共愤，神鬼不容！”转而对陈开尧说，“小陈，拿纸笔来。”

陈开尧将笔墨纸砚端到炕桌上，金路已经将盘碗撤走。毛泽东拿起笔凝思了片刻，挥笔写下八个大字：“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

陈开尧在旁看着，只觉得这几个字好像沉沉的，好像压到了自己的心头上，那么难受。毛泽东把笔递还他，悲愤地说道：“这笔账要记下，新中国成立后，要告诉所有的后来人。”

门吱呀一声开了，一股冷风卷着飞雪飘了进来，朱德和刘少奇一起出现在门口。朱德笑着说：“哟，主席，你这一觉可睡得好呀，超过正常的醒点都两个钟头喽。”

朱德的话引得众人都笑起来，大家悲愤的情绪也稍微平复了些。毛泽东笑着回应：“是呀，这两个钟头让我做了个好梦，我梦见咱们又回到了王家坪，正就着辣子吃小米饭呢。”

朱德说：“主席，那你就多做好梦吧，二十四号你做了个好梦，第二天彭老总在青化砭就消灭了胡宗南三十一旅主力，你再多做它几个好梦，胡宗南的十几万部队很快就都报销啦！”

众人又是一阵大笑。陈开尧和金路晓得几大书记要谈重要的问题，收拾起笔墨和盘碗往外走去。走到门口，朱德拍了陈开尧的肩膀一下，说：“哎，陈开尧？你不是在前线吗，怎么会在这里？”

陈开尧站定，回答说：“报告总司令，主席让我留下来保卫中央！”

“哦，是主席亲自点将啊。”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其实，我……我……”

“还想上前线，是不是？”

“是！总司令、刘副主席，你们能不能跟主席商量一下，把宋连长调回来，让我还回前线啊？”

朱德故作思索地说：“嗯，我看陈开尧同志提出的这个问题，可以列入今天的会议议程。刘副主席，你说呢？”

刘少奇笑而不答。陈开尧挠挠头，一脸窘迫地说：“总司令，您还拿我开玩笑，我就是……唉。”转身出门追金路去了。

陈开尧的萝卜灯远比他要幸运，他要求回前线的事情当然没有列入会议议程，但他做的萝卜灯却见证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影响中国命运的枣林沟会议就是在这样一间破窑洞内进行的，毛泽东等人在油灯下展开了热烈的争论。

争论的焦点是关于中央机关的去向问题。任弼时手捏着一支香烟在鼻子下嗅着，他说：“主席不是反复强调，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吗？我们既然能够放弃延安，就也可以放弃陕北，这道理是一样的。”

毛泽东眉头紧皱，看向朱德，说：“朱老总，你的意见呢？”

朱德咳嗽了两声，说：“我同意弼时的意见。黄河以东还有不少根据地，中央可以到晋绥，再远一点还可以到晋察冀，甚至可以到晋冀鲁豫嘛。”

毛泽东又看向刘少奇。刘少奇站起来，吸了一口烟，不紧不慢地说：“晋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都是老解放区，基础好，底子也厚，有利于中央的工作。”

毛泽东看了三人一眼，闷头吸烟。任弼时又开口说：“朱老总与少奇都表达了意见，恩来不在，不过我想他也是这个意思。主席不是反复强调，要用延安换取一个新中国吗？离开陕北，到其他解放区建立指挥中心也是可以的……”

刘少奇插话说：“但是，我们离开陕北这里面有一个政治影响的问题，要是离开了陕北，蒋介石就更有文章可做了。”

毛泽东站起来，冲着刘少奇点了点头，说：“对呀，少奇说到了点子上，不仅仅是蒋介石要大做文章，对我们自己的士气也会产生很不利的

影响。”

任弼时将烟卷叼在嘴里，划着火柴点燃，猛地吸了一口，说：“我也明白，撤离陕北会对我们的士气产生不利影响，但这可以通过做思想工作加以解决。撤离延安的时候大家心里不也想不通吗？现在撤出来了，也没有造成很大的混乱嘛。至于蒋介石，他这些年做的文章还少吗？按他的说法，你老毛已经死过好多次了，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

毛泽东看了任弼时一眼，说：“弼时呀，除了政治上的影响，军事上也要全盘考虑，如果我们离开了陕北，那谁来对付胡宗南？他就可以把部队调到其他地方，这对全国的形势不利嘛。”

任弼时说：“这个我也考虑过，但总不能用中央来拖住胡宗南吧？这未免也太……”

毛泽东在炕沿上摁灭烟头，大声说：“我就是这个意思！”其他三人都一脸疑惑地看着他。毛泽东接着解释说：“不错，我是说过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可最重要的前提是要存人呀。胡宗南把部队调到其他地方，我们的部队怎么办？人都不存了，还谈什么人地皆存？所以，我不能走，最好中央也不走，留在陕北，就可以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就可以好好地打胜仗，我们部队就可以保存下来。我留在陕北，中央留在陕北，可以拖住他几十万人，何乐而不为呢？”

任弼时当即反对说：“我不同意，你说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这次胡宗南进犯延安，来势汹汹，志在必得，中央留在陕北，面临的困难将是空前的，危险是巨大的，如果中央都不存在了，其他什么都谈不上了。”

毛泽东又摸出一根烟，叼在嘴上，说：“弼时同志过于悲观了，中央留在陕北就必然遭遇灭顶之灾？没有这个道理嘛。陕甘宁边区这么大，地形险要，群众基础好，足够我们和胡宗南周旋的了。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们就是要用蘑菇战术，紧紧抓住胡宗南的两只拳头，把他拖住、拖垮，把他放到石碾子上，慢慢地碾，把他碾碎。”

任弼时扔下烟头，踩灭，说：“这太冒险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主

席，我只想问一句，要是中央出了问题，主席你出了问题，我们如何向全党同志交代？”

毛泽东也针锋相对地说：“弼时，我也要问你一个问题，要是我们不敢承担责任，敌人一来就向东跑，那又如何向全党同志交代？”

任弼时一时语塞，说：“这……”他看了看朱德与刘少奇，又说，“不管怎么说，我坚持自己的意见，如果表决的话，我投反对票。”

刘少奇忙说：“弼时同志，不要着急嘛，主席说的不错，不过弼时同志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从全局出发，我也认为还是应该渡过黄河。”

毛泽东扭头看向朱德，说：“老总，你呢？也投反对票？”

朱德微笑着说：“我同意弼时同志的意见，避其锋芒嘛，谈不上不负责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毛泽东看着众人，苦笑了一下，坐在炕沿上，说：“看起来，我是少数派喽。不过，有时候真理就掌握在少数派的手里，我要坚持我的观点，你们谁要走尽管走好了，反正我是不走的。”

毛泽东这话声音不大，但语气却是不容置疑。刘少奇等三人面面相觑，都皱起了眉头。任弼时激动地站起来，说：“毛泽东同志，我们党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还算不算数？常委会形成的决议你还要不要遵守？”

刘少奇赶紧拉了拉任弼时的衣襟：“弼时，你先坐下，慢慢……”

任弼时看着毛泽东，语气坚决地说：“不行，我要把话说完！毛泽东同志，你说你不怕死，从参加革命那一天起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可是，我要问你，这仅仅是你个人生死的事吗？不要忘了，你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

啪的一声，毛泽东一拍桌子站起，同样激动地说：“正因为我是党的主席，所以我才要留在陕北！”

啪又是一声，任弼时也拍了一下桌子，毫不示弱：“如果形成了决议，你不走也不行，让战士们……不，我亲自背着你走！”

毛泽东有些吃惊地看着任弼时，他想不到这件事上任弼时与自己有这